



当然不是天使

「无爱言情季」此情可待系列

沈亚 作品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沈亚
作品

当然不是天使

「台湾熟爱言情季」此情可待系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当然不是天使 / 沈亚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3

(台湾热爱言情季)

ISBN 978-7-5399-6083-8

I. ①当… II. ①沈…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书 名 当然不是天使

著 者 沈 亚

责任编辑 姚 丽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4.875

字 数 10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083-8

定 价 16.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楔子

香港青龙总会堂口

“小姐！小姐！”青龙堂堂主惶恐地狂奔而来。“东西丢了！”

“丢了？”她冷冷地看着他。“你说丢了是什么意思？”

“不见了……”他诚惶诚恐地垂着头，“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丢的……”

东方梦远沉默了三秒钟，堂口内所有的人全都屏住了呼吸，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才领导“东方会”一年的女少主是如何地冷血无情！

如今“东西”在青龙堂丢了，她会如何处理，谁也不敢说……

东方梦远还没开口，堂外已经传话进来：“总龙头到！”

“总龙头！”青龙堂的堂主大喜过望地迎了出去。“总龙头！”他叫着，人已经跪在地上。“龙头救命！”

老东方让人推着轮椅慢慢地进门。“什么事啊？”他老态龙钟的样子，很难令人联想到他就是名震四海的“东方会”的创始人。

现在的他看起来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根本只是个糟老头子！

只有那双锐利清明的眼睛，泄漏了些许的真相……

“东西——东西在青龙堂丢了！”青龙堂堂主伏在地上，连头都不敢抬。

“是属下的错！”

老东方看了他一眼：“起来吧！”

“可是……”他悄悄地看了一眼一直没说话的少主；她的神色高深莫测，说真的，他还真是怕了这个少主人。“属下不敢……”

“我爸叫你起来，你就起来。”

她话还没说完，他已经立刻跳了起来！

老东方又好气、又好笑地看着这一幕，他这个女儿无疑已经令东方会的人都对她怕进了骨子里了。

“你们先下去吧！我有话对梦远说。”

他们面面相觑，东方梦远不耐烦地换了个站姿，她还没站稳，场内所有的人已经全都消失了。

老东方摇摇头：“连我这老头子当年最受拥戴的时候，也比不上你啊！”

梦远松了口气，耸耸肩。“我也不知道他们干吗这么怕我，我什么也没说啊！”

“我只是叫你立下威信，可没叫你把所有的人全吓成心脏病。”老东方埋怨地说，“瞧瞧他们对你怕的！只不过丢了件东西，有什么好大不了的？”

“丢的是东方会的代表信物。”

“什么？！”老东方立刻跳了起来，“你说什么？”

东方梦远连忙将他按下。“老爸，你不能站起来啊！”她小心地看着外面。“幸好没人看见！”

老东方脸色都白了。“信物不见了？”他像是世界末日一样地哭丧着脸。

“真的是信物不见了？”

“是啊！要不然他们为什么要把你请出来？”梦远笑了起来。“现在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怕了吧！丢的是东方会里最重要的东西，你说怎么办？”

“知不知道是怎么丢的？”老东方频频拿出手绢拭汗，显然相当紧张。

“谁偷走了？”

东方梦远想了想，眼里的神采黯淡了许多。“大概知道。”

“谁？”

她淡淡地笑了笑。“在这里还有谁会这么大胆，敢公然和东方会作对？”

“葛无忧？”

“我想应该是他。”

老东方气得七窍生烟。“去把那家伙给我捉回来，我要把他做成标本！”

第一章

若星：“你好像不把凯罗嫁出去绝不罢休，是不是？”

阿俐：“当然，谁让她要说婚姻是最失败的制度！”

若星：“你真是唯恐天下不乱……”

阿俐：“你说对了，反正那家伙不是不结婚的料子！”

* * *

很少有人知道魏凯罗是学历史的，为什么提到这一点？因为要了解一个人，最重要的，除了观察之外还要彻底地知道她究竟被什么所影响。

凯罗学的是历史，她最爱做的事是潜水，在她的观念里，“婚姻”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失败的一种制度之一。

凯罗不喜欢说话、不喜欢逛街、不喜欢打扮，除了潜水，她似乎没有其他的嗜好。她的朋友很多，大部分是志同道合的潜水同行。她讨厌对她有所企图的男人，只要让她知道你对她有兴趣，很快地，你便会在她的生活圈内消失。

凯罗的经济十分独立，她不但是少数具有国际潜水教练资格的人，她还自己开了家潜水用品店，而且她还有一笔为数不少的遗产可供她调度。

凯罗从来不知道寂寞为何物？自她有记忆以来，她就十分懂得照顾自己，当然更懂得安排自己的生活，所以基本上来说，魏凯罗根本是个无懈可击的女人！连弱点都找不到！

阿俐第一千零一次叹息：“怎么会有这种人？”

“我也奇怪怎么会有你这种人？”若星无奈地看着她。“你好像不把凯罗嫁出去是绝不罢休的是不是？我不觉得凯罗现在有什么不好的，她一个人不是也过得自由自在的吗？为什么你一定要她结婚或谈恋爱？”

“她觉得婚姻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失败的制度之一，而我却觉得婚姻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制度之一。”阿俐挑挑眉，“可是我结婚了，她却没有啊！这怎么能比较出究竟谁说的话是正确的？当然要立足点一致才知道嘛！”

“你真是唯恐天下不乱！”若星摇摇头。“每个人的想法不同，谁的想法正确又有什么重要？”

“当然重要！”

黎若星无奈地瞪着她。“我们都吃过苦了，何必让凯罗也吃那种苦呢？那又不好玩！”

“可是，我们现在都很幸福啊！”

“那是因为我们幸运，天底下不幸运的人可多着呢！”

阿俐双手抱胸，用坚决的口吻说：“反正我觉得凯罗不适合单身过一辈子。我不否认有些人的确是不结婚比较好，可是不是魏

凯罗，那家伙不是不结婚的料子！”

“是不是那块料子，我比你清楚。”凯罗打着哈欠走了出来。
“毕竟我已经认识魏凯罗二十几年了，不是吗？”

“认识得久不是本事，要了解才是本事！”

“我够了解我自己啦！”凯罗伸伸懒腰，躺在若星家的地板上。
“就是因为了解我自己，所以才会为我自己做最好的决定，而不是像你一样瞎猜的！”

“喂！你这女人，讲话怎么一点良心都没有？”阿俐不满地叫道：“我是为你好耶，其他人才不管你结不结婚呢！”

“多少人以‘为你好’之借口行不义之事啊！”

“喂！”

若星适时地打断她们：“你们吵够了没有？怎么一见面就吵？上辈子有什么深仇大恨吗？”

“阿俐上辈子是小狗儿，我是猫。”凯罗懒洋洋地笑了笑。“所以她今生最重要的事，就是陷我于水深火热之中。”

“哈，你说对了！我今生最重要的事的确就是要陷你于水深火热之中，不达此目的，我誓不罢休！”阿俐假笑着做出阴险的表情：“你等着被我陷害好了！”

“看，你们这些结了婚的女人，一个个豺狼虎豹似的唯恐天下不乱，每天闲着没事做，到处设计其他自由自在的单身女郎，很显然是心理不平衡所致。”凯罗摇摇头做出害怕的表情：“想起来就心寒！要叫我变成那个样子，还不如给我一刀来得痛快。”

“喂！”阿俐和若星全笑着踢她。“你这个没良心的女人，这种话也说得出口？”

“哎哟，哎哟，别踢啊！”凯罗抱着肚子在地上打滚。“在水里撞了一下，痛死我了！”

“什么？”若星立刻扶起她，满脸的关怀：“撞到什么地方了？怎么不早说？要不要紧？”

“要紧倒是不怎么要紧，不过是需要一点照顾罢了。”她狡猾地说着：“那就要看你们的心意啦！”

“这个不知死活的家伙！”阿俐笑着卷起了衣袖。“不给她一点颜色看看，她是不会知道厉害的！”她说着，便扑向地上的魏凯罗。凯罗自然将若星拿来当挡箭牌，三个加起来将近一百岁的女人，在地毯上玩得笑声震天。

快不快乐，其实也不过是一种感觉罢了！它并不需要你汲汲营营地追寻，在很多时候，只要放宽心，一切就是这么简单！

台北恶劣的空气品质、日夜惊险的交通状况、可怕的居住环境、过度膨胀的物价，使得一部分的人宁可抛弃这个地方的繁华而改为追求较为自由的生活。因此台北地区的周边都市是这些人最先考虑的地方，当然台北天价的房子是鲜有人买得起的，这也是个原因。

有一户人家也因着这些理由，住到这个靠海的小镇上。他们和黎若星都是爱海的人，可是他们互不相识，只不过是有缘住在同一个小镇上罢了。

他们是一个热闹的家庭。家庭成员是一个爸爸和三个孩子，其中两个小女孩丫丫、冬冬是双胞胎，另外一个长子崇宝，父亲是崇焕然，“崇焕然”这个名字显然和他本人的形象不太符合：一个拥有如此威风名字的男人，却是个近乎标准的家庭“煮夫”。

其实崇焕然的外形实在不像个居家男人！他身形高大，肩膀宽阔，修长的腿经常被两个小女儿当成活动木马；他脸上的线条相当地男性化，有棱有角，几乎像是雕刻出来的。他那个面孔不像、那种气质不像、那种因为长期从事特殊工作所锻炼出来的强健体格更不像是一个家庭“煮夫”。

可是他看起来却十分地怡然自得——说自然，是说他看起来很自然，而不是说他做得很自然，因为他的三个小家伙显然对他的“缺乏效率”感到不满。

“你实在很笨！”丫丫在她再一次赶不上娃娃车的时候，终于首先发难。

“贵姨从来不会害我赶不上娃娃车的。”

“她也不会忘记把联络簿放进我的书包里！”冬冬也跟着附和着：“贵姨什么事情都记得。”

崇焕然忙着替两个小女孩收拾刚刚打翻的早餐所留下的残局。“我知道贵姨很厉害，可是我不是贵姨啊！赶不上娃娃车有什么关系？等一下爸爸开车送你们去不就可以了？”

“我不喜欢你开车送我们去上课，因为每次老师都会问我们为什么迟到。”丫丫抗议地地址着她头上奇怪的发型。“而且，我每次都不能和小朋友一起在车上玩游戏！”

“坐车的时候不可以玩游戏——”崇焕然一转头，正看见丫丫在扯她的头发，他惨叫：“不要拉头发，我又要重绑一次了！”

“爸爸——”冬冬细声细气地看着自己的衣服：“我要上厕所……”

崇焕然泄气地看着这一团混乱：“去吧！”

“我不会脱衣服……”

他手忙脚乱地看着两个小女儿。“好，等一下——”

“哥哥带你去。”一旁的崇宝终于忍不住开口。他牵着小女孩的手往洗手间走去，走到一半突然回过头说：“我觉得还是以前的日子比较好过。”

崇焕然静静地垂下眼替女儿绑头发，他的手有些僵硬。这只不过是刚开始的症候群，他这样安慰自己，过一阵子之后一切就会上轨道的……

“哥哥很喜欢你。”丫丫突然说。

他一怔。

小女孩甜甜地笑了：“他昨天晚上有说过，他说现在我们有爸爸了，以前没有的时候，他老是和同学打架，现在就不会了！”

“那你呢？”

“我和冬冬也喜欢。”她老气横秋地回答，“虽然你很差劲，可是我还是喜欢。”

有了儿女的这番话，他就更加肯定自己的选择没有错。

他笑了笑，终于将丫丫那一头浓密的头发绑起来。“好了没有？我们快来不及了！”

“爸！”崇宝气愤的声音传来，“你怎么给冬冬穿衣服的啦？根本打不开！她尿湿了啦！”

* * *

“台湾”对东方梦远来说并不陌生，过去的几年中她经常往返于港台两地。台湾也有东方会的据点，只不过东方会的主力并不在台湾。台湾的帮会相当多，而且组成分子复杂，东方会并不想在这块土地上讨饭吃，自然不需要花太多的心力在这儿。

当她还不是东方会的少主时，她经常来这里，为了另一个理由。

“小姐！”斐路提着她的行李，静静地看着她。“车子在等了。”

东方梦远轻轻地点点头，这个男人对她忠心耿耿已经许多年了。自从几年前，老东方将他派在她的身边开始，他便是她最信任的助手。斐路从来不多话，只要是她所交付的任务，他拼死也会完成。对于斐路，东方梦远有分比主仆更深的情感……

“我们在台湾的人还没找到葛无忧，他没回老家，也没到过分会，他们现在正在积极找寻中。”

“不必找了，我知道他在哪里。”梦远黯然一笑，“他偷走信物，无非是要我离开香港到这里来找他罢了！我知道他会在哪里。”

斐路替她打开车门。“需要我先去看看情况吗？”

“不需要，我不希望打草惊蛇。”她面不改色地撒着谎，事实上，她不希望任何人去找他——或者说找“他们”。

* * *

凯罗悠闲地躺在沙滩上做日光浴，刚刚做完一次深度海洋探险的她，可以休息上大半个月。事实上，只要她喜欢，她可以爱休多久就休多久，因为国际级的潜水教练在台湾并不多，肯下水探险的更少，这份工作给她的待遇相当高，她很有本钱可以给自己放一个无限期的长假。

工作完后，直接回到黎若星和孟齐的家几乎已经成了她这一年的习惯。

她自己有房子，可是她却憎恨那间房子的冷清。

这种心情，她从没对若星和阿俐说过。她知道一旦说了，她们必会将这种情绪转成另外一种说法，这是一种连她自己也不知道

正不正确的说法。

“在这种沙滩上做日光浴，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吗？”

凯罗吓了一跳！这个沙滩虽然不能说是若星和孟齐专有的，可是这么久以来，还是第一次有外人侵入。

她抬起头，眯着眼打量来人。“这里虽然不是全台湾最干净的沙滩，但至少也是全台北最干净的‘私人海滩’，你就这样闯进来，不觉得很冒失吗？”

那个男人脸上有抹放荡不羁的笑容，他看起来相当自在，而且正在欣赏眼前的景象。凯罗轻轻地蹙起了眉，将毛巾往上拉了拉。“你看够了吧？连一点基本的礼貌都不懂！”

“礼貌是给文明人用的，我不是文明人。”他挑挑眉，然后摆出一副很失望的样子。“我宁可欣赏漂亮的事物，而不违背我自己的本能。”

凯罗坐了起来：“如果你欣赏完了，可不可以请你离开？”

“我是来找人的。”他在她面前的沙滩上坐了下来，“你是我在这儿所遇到的第一个人，能不能请你指点迷津？”

他的口音有淡淡的广东腔，凯罗谨慎地看着他。“我并不住在这里，所以你问错人了，现在请你离开！”

“刚刚还有人跟我提起‘礼貌’呢！”

“你不是说你不是文明人吗？礼貌是对文明人用的，不是对你。”

“凯罗！”若星的声音远远地传来，凯罗的眉头不禁锁得更深了。

“你叫凯罗？”男人轻轻地笑了笑，“很好的名字。”

“不关你的事！”凯罗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转过头，对奔跑而来

的若星说：“我在这里，什么事？”

“你家里打电话来了！”

如果不是这个不识相的男人在场，她会对若星说她根本不想接电话，可是，这家伙却一脸兴致勃勃地看着她，叫她别无选择！

凯罗气愤地站了起来。“先生，希望我回来的时候你已经离开这里了。要不然，我会报警请警员协助你离开！”

“我叫葛无忧，不是什么先生。”他微笑地注视着她离开。“记清楚我的名字，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凯罗的回答，是十分不文雅地举起了她的中指，做了个令人脸红的手势！

葛无忧笑了起来，她的背影无疑是相当令他赏心悦目的！她的性格也是！

* * *

“……先将腌好的肉片放进锅中炸成金黄色……”崇焕然小心地将肉片放进滚烫的锅子里。“金黄色？怎么样才叫金黄色？”他蹙着眉打量着锅中滋滋作响的肉片。犹豫着——那些肉看起来已经很像金黄色了……

“好了，不管了，可能就是这样吧！接下来是——放进适量的盐和味精——适量？天哪！这根本是天书嘛！什么叫适量？”他瞪着桌子上的盐和味精，苦思良久，最后终于决定放一匙的盐和一小匙的味精。“这样大概可以了吧——然后将材料充分混合之后立刻起锅……”

他手忙脚乱地想将肉片从锅子里“救”出来，但那些肉却倔强地黏在锅底，硬是不肯起来……

第二章

东方会的崇焕然不会笑，可是张旖欢的崇焕然会笑，而且笑得真心、笑得幸福。

崇焕然离开东方会是在丫丫、冬冬出生之后，可是他还没来得及和一家人同享天伦之乐，张旖欢便死了。

* * *

那两个小女孩长得一模一样，她们最明显的特征并不是那两张完全相同的脸孔，而是和她们的母亲雷同的神韵！

没想到，她们会和“她”那么相像！

“她们叫什么名字？”她沙哑地问着，双眼睁睁地注视着那两个可爱的孩子。

“大的叫‘丫丫’，小的叫‘冬冬’，男孩子叫崇宝，他们还没下课。”

斐路面不改色地回答，对东方梦远情绪上的波动视若无睹。

丫丫和冬冬正和其他的小朋友一样，排着队等上娃娃车。她

们手牵着手的样子令东方梦远不由得怜爱地轻轻微笑。

“真的和当年的‘她’很像……”

斐珞当然知道她口中的“她”指的是谁，“她”是崇焕然的妻子张旖欢。

崇焕然当年从台湾到香港打天下，加入东方会，成为老东方手下的第一员大将，受到东方会上下的敬重，甚至连当年的小东方也相当崇拜他。

当年谁都知道东方会的崇焕然身无牵挂，什么都不怕，什么都诱惑不了他。那时候的崇焕然够狠、够种、够胆！小小一片香江天下几乎全被他和葛无忧所掌握！可是没有人会料到，他回了几次台湾之后，竟爱上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张旖欢！

崇焕然为了张旖欢退出江湖，崇焕然为了张旖欢不顾一切和东方会几乎割袍断义！

可是没有人知道张旖欢是什么人，长得什么样子，是做什么的，有什么魅力能让崇焕然如此深爱无悔。

东方梦远会来台湾，为的就是张旖欢。当年她是满怀着不服气和不服输来到台湾的。

她和斐珞是东方会里唯一见过张旖欢的人。可是当他们回到香港，却对这件事只字不提。

他们没说，是因为张旖欢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张旖欢不是什么天仙美女，更不是什么魅力四射的绝色美人，张旖欢是个盲人，她是个什么都看不到、平凡无奇的女子！

张旖欢唯一说得上吸引人的是那抹微笑，那抹清新得仿佛微风的笑容。